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

讴歌苏区人民的博大胸怀

□记者幸菲菲整理

《八子参军》剧照。

《八子参军》是赣州市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投排的一部重点剧目,故事是由土地革命时期赣南瑞金沙洲坝下肖村农民杨荣显一家八兄弟争当红军、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真实故事精心改编创作的,是一台红色经典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该剧由扎根红土的优秀剧作家温何根编剧,全国著名戏剧导演张曼君担任总导演,作曲、舞蹈编导、舞美等均由一批实力强劲的中青年优秀艺术家担当。剧中充溢着母爱的舐犊之情、深切的手足之情,更有舍生取义的革命之情。

激越的唢呐声破空而来,大幕在伴随着《怀胎歌》的"孕"舞中轻轻拉开。从杨大妈八子争当红军到杨家争得"扩红模范"匾的喜悦,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到八子相继牺牲的悲情,从满崽与兰花圆房到杨大妈"平平安安回来呀"的感人画面……剧中许多场景和细节激起了观众的共鸣,随着剧情心潮起伏,精彩处响起阵阵掌声,悲情处有观众数次落泪,震撼的声光电效果更是为演出增色不少。

该剧2012年获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3年获第十四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2014年获第四届全国地方戏(南方片)优秀剧目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八子参军》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个真实典型,是苏区人民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真实写照,在他们身上闪耀着千古长青的苏区精神。赣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这个真实典型搬上舞台,在中华苏维埃成立80周年之际隆重献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艺术家更能深刻理解这一点。温何根的父辈生逢苏区时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生存与斗争,他从小就聆听父母当时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真实故事,所以那段历史的温度他能触摸。在这块红色故土上工作生活了一辈子,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习惯了这里的民风民俗,听惯了这里的民歌民谣,这冥冥中仿佛都是为他写《八子参军》做准备。2010年12月31日温何根从深圳回来,与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院长蓝文接头,把编剧任务托付给他,并勾着指头算时间,离正式演出只有十个月,满打满算只能给四个月时间写剧本,留三个月时间写音乐,三个月时间排练。温何根二话没说,立即进入创作,因为这段历史他了解。用一个月时间构思,一个月时间写初稿,两个月时间打磨。后来一切都按预定的时间进行,2011年11月8日在中华苏维埃成立80周年之际隆重演出。

最令温何根回味无穷的是构思阶段,正值寒冬,他躲到石城老家的乡下闭门创作,整天冥思苦想坐卧不安像掉了魂似的。构思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他脑海里盘旋:一个母亲生八个儿子,光怀孕就二千四百天,八子牺牲了,拿什么来安抚她的心灵?那天半夜醒来,想到了当地的一个风俗,母亲亡故后,祭奠亡灵要唱《十月怀胎歌》,突然想到用《十月怀胎歌》贯穿全剧,顿时兴奋莫名,暗暗叫绝,这个戏的灵魂找到了。流传在客家地区还有这样一种风俗:孩子出生,老人去世,都要到土地庙向土地神报告时念:"生从地头来,死从地头去,时辰念给老爷知。"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民间对生命与土地的关系,早有透彻的认识——生与死都来源于土地。根据这个民俗,温何根设计了母亲缝了八个肚兜子,每个肚兜装把土,告诫八子:"带上它,要记住,生我养我靠红土。生从红土来,老了归红土。"他在民谚的基础上稍稍改了几字,而意思与民谚完全一样。剧中《怀胎歌》和这两句民谚反复吟咏,分别出现三次,把土地与生命水乳交融的关系揭示出来,农民为土地而战就是为生命和生存权而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人民群众如此广泛的支持,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而战。这部戏的成功,也让他悟出一个道理: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要写感动过自己的题材,要写有准备的题材,所谓有准备是人文精神的准备、艺术素养的准备,比如戏中大量的民歌民谣韵味的唱段设计,包括怀胎歌的运用、于都公婆吹唢呐的运用等信手拈来,其实是对赣南民歌民谣有大量接触的结果,是红土地乡风民俗长期熏陶的结果。

浓郁的客家风情

《八子参军》的戏剧结构相当完美,是悲喜剧,更是一出正剧。其舞台语言采用赣南方言,生活气息、时代气息浓郁。台词不多,生动、简练,唱词不多,通俗、明白,是一出雅俗共赏的歌舞剧。

《八子参军》舞台角色的笔墨,重点落在杨母、八子和一个未婚媳妇兰花的身上,成为八生两旦的歌舞剧。开场戏直奔主题、情节紧凑、角色生动。第五次反"围剿"军情紧急,八兄弟响应苏维埃扩红号召,争先恐后当红军,扛回一块"扩红模范"的匾。杨母当然同意儿子当兵。她只是想八个儿子兵一半、民一半,或者,至少留一个儿子看家。结果是八个儿子都不愿留家,全都当红军上了前线。

战火无情,旋即间8个儿子有7个阵亡,只有满崽活着,如山倾倒般的噩耗向杨大妈压来的时候,她依然能如山一般地扛住,再度送子出征。八子全部阵亡的噩耗最后传来,杨大妈捧着八子遗物——八个肚兜,静静地回家。她把八个肚兜一一摆好,八个杯子一一排开:崽呀崽,蒸好了米酒筛满了茶,娘为我的心肝接风洗尘把话拉……神聊间,八子带着八个儿媳同时出现,杨大妈陶醉在满堂儿孙绕膝转,异口同声喊亲娘的想象中。突然间一片空寂,八子八媳消失得无踪无影。

在杨大妈大放悲声中,十月怀胎歌轻轻响起,一群孕妇走了出来——她们的歌舞似安慰,似缅怀,还有希望在荡漾。

该剧可谓客家风情在舞台上的艺术集成。全剧选取了赣南采茶戏音乐中有代表性的经典曲牌《闹五更》的音乐进行贯穿;采茶传统曲牌还选用《牡丹调》《进坑调》《长歌·送郎调》。剧中两处运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都唢呐公婆吹。而舞蹈方面,采用了赣南采茶戏独具特色的表演形式"矮子步"、赣南农村妇女中极其普遍的"打鞋底"、借鉴赣南采茶舞"彩旦"的动作形成的"孕妇"特型舞姿……可以说,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曲调都充满了浓郁的客家文化特色。

全剧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当年苏区普通百姓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用细致入微的笔墨,讴歌了苏区人民的博大胸怀。

《八子参军》剧照。

采茶歌舞剧《永远的歌谣》

传颂苏区干部不朽的精神

□记者幸菲菲整理

《永远的歌谣》剧照。

这是一首古朴的歌谣,唱的是山路、草鞋、干粮、灯笼;这是一首不朽的歌谣,让人永远惦记着那个年代、那些干部、那种作风……

《永远的歌谣》中的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中央苏区龙潭村。这一年中央红军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胜利,但农事错过了春播,夏荒威胁着所有村民的生命。龙潭村的一个爱唱采茶戏的小人物李龙槐,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临危受命接任了龙潭村的村苏维埃主任(村长)。面对夏荒,他在带领村民与饥荒斗争中使出了三大奇招:一匀粮二捐粮三借粮。他殚精竭虑,历尽艰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苏区干部为人民群众赴汤蹈火的形象,成为彪炳千秋的楷模。

该剧获选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舞台创作资助项目。杨俊获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17年获第十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玉茗花"大奖。2017年获第十四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创作战胜了病魔

这是一级编剧温何根70岁的作品。2012年10月,他刚从南昌参加《八子参军》获"五个一工程"奖表彰会回来,11月就做了手术切除恶性肿瘤,利用三个月在化疗床上打点滴的时间完成了《永远的歌谣》的构思。

当时市委宣传部正要推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题材创作,他躺在病床上,开始在脑海中翻箱倒柜,搜寻苏区的故事,记忆的仓库打开后,一个又一个苏区干部的事迹冒出来,几十年前采访到的故事深刻在心底,岁月无法磨灭的记忆一定是有非同寻常的感人之处。在临近春节第二天,他终于锁定两个原型:一个是兴国县某区委书记,娶了逃亡地主丢下的小妾做老婆,红军长征后,地主随白军返乡,四处搜捕区委书记,小妾便站出来保护这位区委书记,说"你要杀他我就杀你"……另一位是村长,自带干粮去乡里开会,把饭留给老婆孩子吃,谎称乡里开会有饭吃,到了乡里,骗干部自己带了饭(实际上饭筲里装的是沙子),结果后来饿晕在回家路上。温何根将两者合二为一变成剧中的村长李龙槐,将地主小妾改成地主女儿,把战胜夏荒作为中心事件,把唱了80多年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作为贯穿全剧的主题歌。李龙槐博大无私的爱感动了地主女儿,在夏荒关键时刻,地主女儿为了帮他解决难题,向逃亡在白区的父亲(地主)借粮,救了全村人的命。心中只有他人的伟大人格是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集中表现,人性、党性、民心、党心都有了。三个月的化疗,温何根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沉浸在这个戏的构思中,冲淡了病魔带来的痛苦,出院后十天,他就向市委宣传部提交了一万多字的写作大纲。创作辛苦毋庸置疑,但创作能安抚一个人的灵魂,苏区干部好作风一直陪伴着温何根并激励着他,让他从病魔的阴影中逃离出来,感悟到了精神力量,让整个生命涌动生机。

苏区干部好作风

该剧通过最真实、最有表现力的人物关系,最感人的戏剧冲突,诠释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首传唱了80多年的红色经典歌谣的丰富内涵,歌颂了那些充满人格魅力的苏区干部。让我们听到歌谣就想起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种令人神往的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今人吟咏、聆听这首"永远的歌谣"时,一定会浮想联翩,振聋发聩。"自"与"公",是矛盾对立着的事物两端,剧中主人公李龙槐,从小孤苦无依,是一个靠吃百家饭才得以活命长大的庄稼汉。乡亲们养育了他,苏维埃政权解放了他,他翻身入党,又临危受命,当上了村长。也许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他懂得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报恩。

品格是共通的,性格是独特的。戏不能先有德而后"找"人,而要从对生活的概括和提炼中,塑造出心怀德性与良心、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一个"永远是独特的。《永远的歌谣》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个颇具特点的庄稼汉李龙槐,几分憨直、几分狡黠、几分认死理和几分阿Q气质,构成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在饥饿困顿中长大,因特能吃,而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米桶",可偏偏这个米桶当上了这个饥饿村的村长。在给本村财主马某扛活时,他曾恋过马某的女儿马玉琴。村苏维埃政权建立,马财主逃亡县城,却把一个有文化又五谷不分的女儿马玉琴留在了村中。玉琴因不识农事,不会插秧备受村民歧视,难以度日。李龙槐同情她,想保护她,竟别出心裁地假结婚"娶"她,但又不失"原则立场",于是便有接下来的"真"入洞房,"假"做夫妻的喜剧连连。经历了李龙槐与之同房不同床,且醒里梦里总说粮,甚至把她装进饭筲里的饭倒给了烈属大娘,筲里再装沙子以遮同事耳目,竟致当场饿昏。马玉琴深受感动,深感这是一位难得的"君子",于是"发誓"和他圆房做真夫妻,并主动提出和父亲借粮。李龙槐喜不自胜,决意连夜前往,他只身闯进马府,遭毒打,忍绝食,一息尚存时,口唱马老爷酷爱的乡曲采茶调,引起马老爷思念女儿,爱屋及乌,终借粮三十担。在对这一主线的演绎中,有积极分子带头献粮,有党员两度重温入党誓词,有干部访贫问苦,有先人后己的带头人当众饿昏,有红灯笼在众人手中相传递,还有《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歌谣如缕缕春风,阵阵吹拂。

尤为难得的是,该剧着力宣扬的是极其可贵的人间大爱,是一种曲折的爱的表达。唯其曲折,才生戏入戏,而不是非要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这为红色题材开辟了新的语境,难能可贵。

最后一场"借粮",把"英雄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马财主并未现身,由四家丁代替,将鞭笞摧残与美食诱惑加于主人公一身。其妻马玉琴与众乡亲在纱幕后的另一空间目睹这一切。创作者让台上人物"心灵际会",用"大写意"的手法,泼墨渲染,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而此处的"大写意",又与前面场次中悉心刻画人物关系和心理的"工笔"相得益彰。

(本版图片均由赣南艺术研究所提供)